

海外华文文学选粹



家在新加坡

——尤今散文新作



尤今新作系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家在新加坡

——
尤今散文新作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黄立新 段百玲

封面设计：刘醴泉

版面设计：史晓燕

责任校对：程 于

书 名：家在新加坡

定价：3.90 元

作 者：尤 今

ISBN7-5411-1062-0/I·985

1993 年 8 月 第一版

199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数 1—10000 册

印张 5.875

字数 108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成都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

尤今作品选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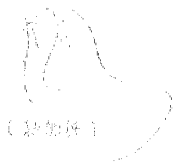
系列

《玲珑人生》——尤今小品选粹（一）
《七彩人生》——尤今小品选粹（二）
《翡翠玉手镯》——尤今小说选粹
《灯影内的人生》——尤今散文选粹
《方格子里的世界》——尤今的足迹

尤今新作

系列

《甜咸人生》——尤今小品新作
《柚子长了翅膀》——尤今小说新作
《家在新加坡》——尤今散文新作
《与莲有约》——尤今在中国的足迹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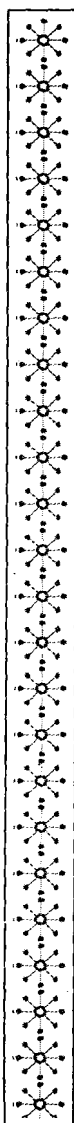
尤今，原名谭幼今。
出生于马来西亚，成长于新加坡，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系，获荣誉学士学位。先服务于国家图书馆，后到南洋商报任记者和副刊编辑，现执教于中学。

尤今酷爱旅游，至今足迹已遍及亚、非、欧、美、澳及北极圈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尤今酷爱写作，至今已出版小说、散文、小品、游记、报告文学等50多部图书。其中28部在新加坡出版，25部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出版。

尤今还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台湾等地多家报刊的专栏作家，她的作品还散见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国、泰国和欧洲等地的报刊杂志上。

目 录



自序	(新加坡)尤今 1
----------	-----------

● 家在新加坡 ●

含笑的城市	3
终年淌汗的蝙蝠	6
家在新加坡	9
泪里搬家记忆长	20
楼上有楼	24
家	28
累	32
湿菜市与干菜市	36

● 胡子上的岁月 ●

胡子上的岁月	43
小辣椒	46
雨衣	50
玩具火车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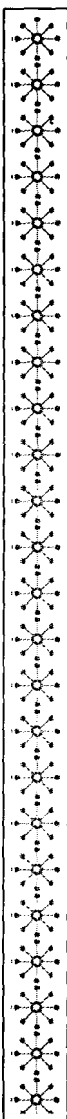
目 录

绿毛龟	56
食物盒子	61
街灯	64
桌布	67
稳固屹立的灯塔 ——记我的爸爸	71
灶	78

● 另一种“赞美” ●

成绩册	83
一个小教训	85
另一种“赞美”	87
字蕾初绽	92
说故事	95
第一篇小说	97
曾经挫折活考车	99
分岔路口	103
电脑世界快乐多	105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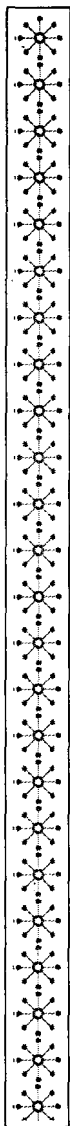
● 无声的约会 ●

飞机上的奇遇.....	111
香伯.....	115
重逢.....	120
无声的约会.....	122
请带一面国旗给他	
——记一名在智利的新加坡人	
.....	125
寻梦者闪亮的足印	
——悼秦牧先生.....	134
与“穿梭机”梁羽生论交.....	139
梁大侠与烟诀别	
——梁羽生先生近况.....	146

● 纽西兰之旅 ●

妈妈餐馆.....	153
-----------	-----

目 录



无声的歌舞·····	155
婆婆与金雀枝·····	157
活在羊群里的男人·····	161

附录：

新加坡的“新华文学奖”

——并介绍它的首届获奖者尤今

····· 秦牧 175

~~~~~自

序~~~~~

那一年，在土耳其的农村里，看到一个让我心旌动荡的图景。

极其平凡，但又极其美丽。

薄暮时分，圆而大的夕阳，风情万种地倚在山坳处，正是稻谷成熟的季节，一畦一畦的农田，金光闪烁，像是熔化一地的金子。有个农夫，整着双膝，圉圉地坐在田畴间。瘦瘦的脸，结了岁月的网。此刻，在夕阳的余温里，对着满地的金碧辉煌，他的眸子、他的嘴唇，都饱饱地蕴含着恬然的笑意。

深深地触动、感动、撼动我的，是他脸上那一份毫无保留的快乐。

如果不曾经过辛勤的耕耘，如果不曾流过淋漓的汗水，他的快乐，也就不那么的圆满、不那么的完全吧？

写作也是一样的。

在文字的圆圆里，我是一头不累的牛。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人间不移、不渝的真理。我不愿意在原该丰收的季节里凄凉地看到自己满田的荒瘠，所以，长年累日毫不间断地犁田。

一季忙完，又忙一季。

苦吗？

不。

在那稻香万里飘、稻穗累累结的时节里，看到一亩一亩灿烂的金黄，心中的喜

悦，也和稻穗一样，橙亮橙亮的。

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是个入世的执笔人。

营营碌碌地生活于尘世之中，诚诚恳恳地领受岁月的教诲。

生活给我创作的灵感，岁月给我人生的启示，而我，把那灵感、那启示，很尽心、很努力地转化为笔下一朵一朵不调的花；然后，再把这朵朵“文字之花”分别装入“小说”、“小品”、“散文”和“游记”这四个美丽的封套里，献给我喜爱的读者们。

衷心感谢四川文艺出版社及出版社的朋友们，他们在1992年为我精心编选了

一套五册的“尤今作品选粹”，今年，又为我编辑了这一套四册的“尤今新作系列”；使我能持续不断地以我所喜爱的方块字和中国广大的读者进行精神的交流。

在过去两年里，我曾多次受邀到中国大陆为读者签名售书，读者的热诚，不但让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而且，最最重要的是：它已化成了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鞭策我、激励我。

愿把“更上一层楼”当作终生的座右铭。

（新加坡） 尤 今

1993年5月5日

含 笑 的 城 市

飞机在蓝得极其柔和的天幕上盘旋了好一会儿以后，徐徐降落。

我从机舱那圆圆的小窗口向下鸟瞰，一幢幢方形的、坚实的组屋，在明晃晃的阳光底下，傲然挺立。这个面积小小的岛国，没有高山峻岭，没有乡野沼泽，有的，仅是一幢一幢取代昔日贫民窟的高楼组屋。

在许多人眼中，这是一座以钢骨水泥铸成的森林，是一个连鸟儿也不肯飞来筑巢的城市。

它的名字唤作“新加坡”。

我在八岁之龄随同父亲由马来西亚北部那个朴实的山城怡保移居到繁忙的新加坡来。

着着实实地当了好几年的刘姥姥。

街上川流不息的车、络绎不绝的人、半空中闪烁不定的霓虹灯、子夜过后依然喧哗不休的嘈闹声，在在都叫我迷惑而又困惑，我好像是一名从来不曾接触过烟花的孩子，对着满天骤然涌现的璀璨，有一份不知所措的惶然与茫然。然而，比这更令一名八岁孩童感到困惑与惶然的，是在大城里夭折了的那一份炙贴人心的乡情与温情。放

学回来，隔壁的阿婶不会追着我，把刚煨好的番薯塞进我的书包里；我生病了，楼上的叔叔也不会抱着我步行一大段路去找大夫；家里的抽水马桶坏了，不会有人自告奋勇地为我们修理；我们偶尔缺钱用了，更不会有人毛遂自荐地把钱垫出来救急。我强烈地感受到的，是一种“人人自扫门前雪”的自私，是一种在生活线上“如履薄冰”地挣扎的紧张，是一种“见面不相识”的疏离，是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孤寂。

我因为难以适应而觉得痛苦，却又在痛苦中努力学习适应。

弹指间，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三十余年，由一株嫩绿脆弱的幼苗长成了一棵根盘枝茂的大树。

这三十余年，我不是缩在被窝里任岁月的河流潺潺地流走的。

我双足牢牢地踏在泥地上，看这个小岛国以令人措手不及的速度起着大变化。邈远的贫民窟扫除了、狭窄的街道拓宽了、肮脏的河流净化了、辽阔的海面填平了。耸天的高楼，如雨后春笋，处处林立；宽大的马路，奔驰着各类新型的汽车；清澈如镜的新加坡河，成了泛舟作乐的旅游重点。

昔日繁忙的大城，变成今日繁华的都会。

我呢，三十余年的城市生涯已使我不折不扣地变成了一个“城里人”。

习惯了城市生活后，渐渐发现，我所住的这一座大

城，处处含着善意与笑意。城市的笑脸，与乡村相较，是截然不同的。乡村是个不设防的地方，村民憨厚、纯朴、忠实，有着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你的热诚；城市给人的温情却是含蓄内蕴的、用礼仪和礼貌包裹着的。村民像火把，远远的，你便看到它那一分耀眼的亮，感受及它那一分炙人的热；城里人呢，却像温而不热的蜡烛，蜡烛外头还盖着一个美丽的玻璃罩子，你必须靠近它，触及它，才能领受到它的光与亮。

在这座钢骨水泥的森林里，日日有着无数无数充满了人间温情的真实故事在上演：有建筑工人从高高的木架上失足摔下，当场身亡，遗下一筹莫展的孀妻和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在孀妻号啕的哭声里，一群素不相识的社会人士通过报社送去了大笔义款；有他国游客在计程车里不慎遗下了内藏巨款的皮包，计程车司机千方百计地把皮包原封不动地送回给惊喜交集的失主；有年老的母亲在一场车祸中丧失了独生子，初接噩耗便在滂沱的泪水中下了决定，把儿子的肾脏捐献出来，救助其他因患上肾病而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陌生客；有小孩在雨天里不小心滑入水势汹涌的大河中，路过的少年奋不顾身地跳河救人。

表面上看来，都是平凡的小故事，可是，这一则则的小故事里，有多少颗美丽的心在跃动！

啊，好一座含笑的城市！

终年淌汗的蝙蝠

有一年，我到北极去旅行。地上，是终年不融的积雪；天上，是透明扎眼的太阳。雪光与阳光交织成一片茫然的白，我浸浴在那全无热度的阳光底下，整个人冷得瑟瑟发抖。

几周后，回返新加坡，一接触机舱外面那晶晶发亮而又灼灼发热的阳光，我便乍然生出一种与亲人久别重逢的喜悦感。

从空中俯瞰位于赤道边缘的新加坡，它的形状有如一只展开双翼的蝙蝠。

这是一只终年在热带海洋性气候里淌着汗水的“蝙蝠”。

这儿，没有白雪飘飘的冬天、没有枫叶红似火的秋天、没有鲜花遍地开的春天，有的，仅仅是“阳光逼人来”的夏天。

许多生活在四季变化中的朋友，理所当然地把新加坡这种“终年是夏”的单一型气候想象成是枯燥乏味的。实际上，这个“夏天长驻”的地方，自有它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

男女老幼，长年长日以色彩缤纷的夏日服装将街头巷点缀得绚丽多彩；而处处普植的树木，在充足阳光的滋润下，欣欣向荣，绿意盎然，呈现出花园城市的美丽面貌。尽管没有轻逸飘落的飞雪、没有轻柔回旋的秋风；尽管年年岁岁、日日月月普照大地的是既亮又热的阳光，可是，这阳光，却不是一成不变的。

到海边去，阳光是一个妩媚的“画匠”，恣意将逐浪者美丽的胴体髹上古铜般的色泽。许多刻意从欧美各地到新加坡来避暑的游客，最爱的，便是新加坡这金黄色的阳光了。他们尽量地裸露身子，躺在阳光底下，让千道万道阳光化作无数只无形的手，在他们身上按摩，然后，带着一身闪亮的褐色回国去炫耀。阳光呵，便是以这种无言奉献的方式，为我们这个小小的岛国赚取了大量的外汇。

到工地去，阳光却又毫不仁慈地变成一只狰狞的魔掌，以它烙得通红的手指去攫那挣扎于生活线上的建筑工人。那种热，惊人地难耐。它像烙铁、像沸水，一下一下地烙、一桶一桶地淋，勤苦的工人，脸、手、足，全都被烙被淋成可怖的猪肝色。这还不打紧，要命的是岛国上湿度很大，倾泻下来的阳光，转瞬间成了黏糊糊的“胶水”。工人浑身湿漉漉、热烘烘、黏兮兮，双目根本就睁不开了，可是，双手还是得不停地操作。宏伟壮丽的高楼，就这样一幢幢地竖立起来了，竖立起来了……

形态与面貌各异的阳光，在不同的地方，常常也给我迥然而异的感觉。

每每驰骋于车道广阔的东海岸大道上，看到车道旁整齐、巍峨的建筑、看到车道上川流不息的车辆，我骄傲地感觉到那镀在繁华大地上的阳光，透亮明丽；尤其是接近傍晚的时候，笼罩在大地上那薄薄的阳光，被天的晚霞染得璀璨七彩，漂亮得像虚幻的境界。

然而，然而呵，来到了牛车水一带，在那一条条蜿蜒的横街小巷里穿来插去，看到佝偻着身子在地上拾纸皮剩菜的老妪、看到女儿成但却猥琐地坐在破落槛上孤独度日蝗老翁，我便悲伤而无奈地发现：落在他苍苍白发上那星星点点的阳光，也好似是发霉了。

在这个平均气温华氏八十余度的岛国上，气候有“不按牌理出牌”的。我们习惯常说的一名话是：“终年夏，一雨成秋。”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间，是夏天里湿季。天幕好似被人戳了一个悲哀的大窟窿，风咆哮、哭泣。每天不是斜风细雨便是狂风暴雨，整个大地湿湿的；人的心境，也是阴阴湿湿的。这时，对于夏日明媚光的怀念，到了极致！